

饶信文化

# 上饶可以建设一个先秦前文化遗址公园

## ——饶信文化研究心得之三十二

建平

上饶的先秦前文化遗址很多,完全可以打造一个先秦前文化遗址公园。

先秦以前文化,主要是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在上饶一小时车程内,有名的先秦前文化遗址公园有:万年的大源仙人洞遗址、吊桶环遗址;广丰的社山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古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毛家山商周至春秋遗址;上饶县的胡家桥遗址;横峰县的白石廊遗址、下黄溪遗址;弋阳的鹤形山遗址、象形山遗址、龟头山遗址、塘坪杨家遗址;铅山的仙人寨古文化遗址、曹家墩文化遗址、马鞍山商代遗址;德兴市的猩猩山遗址、观山遗址、上沽口遗址、婺源的善山商周遗址、王封商周遗址;万年的送嫁山遗址、斋山遗址、肖家山遗址、宁家湾遗址、朱家骨遗址、猛山遗址、梅山遗址窑背遗址、粟子窝及上头彭家遗址等13处遗址;余干的水水岭遗址、北寨春秋战国遗址、鄱阳的双港王家嘴遗址、莲山北村遗址等等。

上饶的先秦前文化遗址多,充分说明上饶的先民勤劳勇敢,创造了灿烂的先古文明;上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著名的文明圣地。多年来上饶考古一系列新发现,展示了饶信文化前篇的辉煌和壮美。早在先秦前时期,上饶就是众多古代族群活动的舞台,在上饶的多个地方,来自多个文化圈的不同远古文化争艳饶信大地,在这片土地上汇集、接触、碰撞、交流、融合,使上饶文化具有了显著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就成为饶信文化独特的品格。

比方说,万年的仙人洞遗址是长江流域至今发现最早的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和美国考古专家先后五次对该洞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蚌器、骨器、角器、牙器等物品。经复原的陶罐陈列于国家博物馆,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原

始陶器。这个遗址的发现,将水稻生产历史向前推了四千多年。

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要下决心把这些先秦前文化遗址保护起来,千万不要任其损毁;另一方面,可以把先秦前文化遗产加以开发利用,建设先秦前文化遗址公园,把全市上百个先秦前文化遗址的精华加以集中,使其逐步成为上饶著名的旅游名胜。如果暂时条件不成熟,那也应该把先秦前文化遗址的内容放入即将建成的市博物馆中加以展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软实力。历史文化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精神和物质创造的结晶。上饶的先人们创造的历史文化,曾在这里辉煌,又在这里沉睡,如今已被考古发掘唤醒,并以无穷的魅力再现新的光彩。祖先留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财富,我们没有理由束之高阁。习总书记说:“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华夏“稻作源头”的上饶人,一定要意识到保护和开发责任的重大,也就是说,先秦前文化遗址不但不能在我们手上遭到破坏,更重要的是应该得到更好的开发利用。

这些先秦前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上饶土地肥沃,水草丰茂,自古就是先民理想的栖居之地。考古发掘证明,距今约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转换的时代,先民们就在这里创造了多彩的史前文明,这使得上饶先秦前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也非常珍贵。厚重的历史文化,在上饶这片古老而神奇的沃土上留下7700处古文化遗址。对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具体建议有:

1、打造“上饶先秦前文化”品牌。面对老祖宗留下的这么多先秦前文化遗址,一定要加强研究和保护,也一定要加强开发和利用。建议市委市政府从战略高度出发,把先秦前文化遗址公园的建设与文化产业开发、旅游开发、城市建设、秀美乡村建设、通道

提升相结合,充分发挥文化的力量,打造独具特色的先秦前文化、稻作文化,借助文化优势促进上饶经济发展,提升上饶的知名度。除建设博物馆外,还可以规划一个按先秦前时期建筑风格设计的、国内一流的先秦早期文化遗址公园及考古科研基地。创造色泽鲜明的历史文化教育和旅游参观基地,成为展示全国先秦前文化的历史殿堂。

2、制定先秦前文化遗址保护规划。分近期、中期、远期三个阶段,对上饶的先秦前文化遗址进行保护、发掘、开发、遗址展示、环境改造、绿化整治、景观培育和片区的建设开发等进行细致规划,在规划基础上逐步投入展示应用。

3、对现有先秦前文化遗址进行展示。主要展示遗址区内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房址、墓葬、祭祀坑、车马坑、灰坑、窖穴等地下和地上的各类文化遗迹及出土文物,选择部分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现场展示。

4、在上饶博物馆开辟先秦前文化遗址展馆,以古遗址保护、古文化追寻、先秦遗迹再现、生态环境构筑、休闲体验等方面为主线,并利用声光电技术,通过计算机模拟三维环境,让参观者对上饶先秦前文化遗址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5、全力以赴把遗失在社会上的先秦前文化文物找回来,财政每年应拿出一些钱来,从民间设法再收回一些,尽最大努力把遗失在外面的文物多收回一些。

6、成立上饶先秦前文化研究会,激发广大民众热爱上饶,热爱先秦文化,研究先秦文化的热情,集中一批本土先秦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对先秦文化进行系统研究。

7、邀请考古工作者来我市进行先秦前文化的考古,这对重新认识上饶的历史,丰富上饶文化内涵,提升上饶形象和促进上饶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柳絮之语

张保华

想起父亲,总是在不经意的時候。那天,午睡醒来,又有虚无感。睁开眼,看到一朵毛茸茸的柳絮,慢慢悠悠漂浮在床的上方。我高高住在二十八楼,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我与它相互遇见?坐起来,伸出右手去捕捉,在我抓住的那一瞬,柳絮突然转了个身,逃逸而出,又悠悠地漂浮着,像个顽童。

其时,阳光开在玻璃窗外,楼下传来丰溪河赛龙舟的密集鼓点和人群的嘈杂声。我仿佛被这尘世的喧嚣托举在半空,孤独得如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干脆,又躺下了,看柳絮怎么在斗室间浮荡。柳絮是杨柳树的种子,看似轻柔,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体,当条件具备时,它勃发的力量大到能冲破最坚固的阻挡。记得小时候,在老家的水缸边,发现了一株长着两片叶子的青苗,青苗张开的叶子像两支小小的手掌。一缕灰尘飞舞的阳光从瓦缝间冲下来,落在水缸边上潮湿的黑土。那青苗的叶子在阳光的映衬下,嫩得接近于透明。似乎倘若阳光直射到它,就会把它融化了似的。我讶异中带着惊喜。父亲却对我说:这是一棵芋头苗,是落到这里的一个芋头长出来的。屋里没有阳光,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死掉。我听了父亲的“科普”,竟有了一些莫名的感伤。许是从那时起吧,因了这棵孤零零的芋头苗,才留意到屋外的广阔,留意到那些随处可见的植物。植物们或高大茂盛、或矮小青翠,但都荣枯有序,旺盛的生命力代代相传、从未消失。我央求父亲把它移栽到屋后的空地上。那时父亲很年轻,也很忙。白天一般都不在家,回家吃了晚饭,有时他也要干活到深夜。不过,他答应了我。我知道,只要他答应的事,都会做到。那天夜晚,父亲干完活后,让我端着煤油灯,他拿着一把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把芋头苗连土一起铲出来。他在铲的时候,捏着铲子的手筋凸了出来,手臂上的肌肉鼓了起来。头微微向左偏着,舌尖在上嘴唇上来回摩擦。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在做一件很精细很重要的事时,住住都是这样的神态。那时我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芋头苗上了。芋头苗在父亲粗糙的手掌里,在煤油灯昏黄的光亮中,依旧精神抖擞地挺立着。我和父亲把它种在了泥土宽厚的后院。后院的空中布满了星星,月牙儿挂在后院一棵健硕的梧桐树梢上。夜风吹了过来,树叶沙沙作响。

父亲说:这下好了,风吹雨打太阳晒,它就能长出芋头了。人也是一样的。有那么一天,我忽然就明白了父亲这句话的意思。

十五岁那年,我要离开家三年,去到一百公里外的地方求学。那时,在从未出过远门的在我看来,三年,一百公里,将是一段多么漫长的时光和遥远的距离啊。在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父亲就着手准备我的行李,他花了好多天的功夫,亲手为我做了一个大木箱子。又把箱子架在后院,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打磨、上漆。又利用工作之余,做了一只白亮亮的的不锈钢提手,装在木箱子上。这只崭新的漂亮的木箱子里,收纳着家里为我准备的蚊帐,大舅舅扯的布,请裁缝师傅量身为我做的裤子(听母亲说裤子的布料是当时最好的),叔叔和小姨送来的搪瓷碗、牙膏、牙刷,还有我要带去书和本子。装满东西的木箱子被父亲慎重地放在里间的大衣柜里。出发那天,父亲肩上的扁担一头挑着箱子,另一头挑着一个大网兜,网兜里装着脸盆、被子等等。我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跟在父亲的身后,从家里走到汽车站。坐班车,上火车,一直到学校。父亲在我的寝室里,把床铺铺好,再把其他什么的都安顿好了后,第二天一早就要赶回去上班。我陪他走到校门口,看他上了车。车里挤满了人,父亲坐在靠窗的座位上,风吹动他凌乱的头发。他朝我摆摆手,意思是要我回学校里去。我没有回,一直站在那儿。班车载着父亲离去,陌生人从我身边来来去去,陌生的阳光照亮了陌生的风景。不知道为什么,我恍然觉得自己就是家里的那株芋头苗,那株被父亲从水缸边移栽到后院的芋头苗。

后来,在风吹雨打太阳晒的岁月里,父亲给我这株芋头苗浇过水松过土。可是,中年的父亲,在我最需要他的那年,却撒手走了。我记得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最放心的是我。听到他这么评价我时,我的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以前,只要我对他说还好,他都能点破还好里面的不好。可是这次,父亲居然没有看出我表面的平静里,掩藏着的惶恐和无助。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晚期癌痛痛得失去了判断力,还是他故意要激起我的信心,让我接替他挑起家庭的重担,照顾多病的母亲和三个弟弟。2000年,父亲遽然的离去,如一座高耸的山峰,在我的面前轰然坍塌。

那朵杨柳树的种子,依旧在房间漂浮。我起身用手小心地把它托住,然后收拢手指握成一个空拳。种子,在我的拳心里。我把拳伸到窗外,松开手,张嘴吹起,轻轻一送,柳絮就随着风,飘去窗外的广阔。我想,如果我的父亲还在,看到了这朵柳絮,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

房间里没有厚土,没有风雨,也没有足够的阳光。不能生根,不能发芽,更不能长成大树。一粒种子,就该去到它该去的地方。



# 栽禾

吴桂英

六月的阳光似火炉般的炙烤着大地,知了藏在厚密的树缝里“吱吱”的叫个不停,无精打采的树叶在偶尔一丝热风的吹拂下机械地晃动着。人们摇着扇子,擦着汗水不停地埋怨着天气真热的时候,只有鱼儿们躲在稍有些凉意的湖底欢快地畅游着。

刚刚在炎热的阳光下结束了辛苦的稻谷收割时,人们又要马不停蹄地进入栽禾之时。拖拉机“突突”的在田野里日夜不知疲倦地翻耕着稻田。每家每户都等待着拖拉机主快些将他们的家田耕好,好抓紧时间把禾栽了。

夜色如水,辛苦劳动了一天的村民不顾疲倦,借着月色,趁着晚风清凉,去秧地将秧苗拔好,扎好,装入畚箕,等待第二天栽入田中。茫茫夜色下,纵横交错的秧田,蹲满了拔秧苗的勤劳的村民,还有在秧田追逐撒欢的孩子们。

天刚微微亮时,父亲便将睡意正浓的我们一个个叫醒。我揉了揉双眼,打着哈欠,很不情愿地从院子里的竹床上坐起,嘴里嘟囔道:这么早就起来,都没有睡够。”

父亲催促道:趁天气凉快,你们抓紧时间,早些出发去多栽些禾。在父亲一次次的催促下,我和姐姐堂妹们赶紧洗好脸刷好牙,将凉水灌好水瓶里,提着它前往田畈。

早上的风凉凉的,吹在脸上无比清爽,吹得惬意全无。路上全是趁天气凉快早起去田畈栽禾的村民,他们一路讲着笑话,开着玩笑,身上丝毫都没有前些天辛苦割稻的疲倦。

来到田边,望着偌大的稻田,心便有些怯了。这块正方形的稻田听父亲说足有三亩,记得几个人栽了一上午也只是栽了个冰山一角。我曾一边栽禾,一边在心里埋怨道:“为什么这么大的田被分在我家?”

偌大的一块稻田就我和姑姑,姐姐,堂妹,堂兄几人栽,哥哥因欠学业为重“要补课逃过此劫”。大妈和妈妈负责在秧田拔秧苗,大伯则负责运送秧苗,父亲负责抛秧苗,负责把田边上不好栽的地方补齐。

太阳渐渐升起来了,光芒四射,给乡间田野披上了美丽的色彩。不远处,村庄家家户户的瓦房开始冒起了炊烟。刚开始下得田来,每个人栽禾都劲头十足,在田里你追我赶,都不甘于被关在“胡同”里。望着“诞生”于稻田中一排排整齐的秧苗是出于自己的手里时,心里不免充满了成就感。

约摸到了八点多,父亲便叫我们几个回家吃了早饭。吃饱喝足后,又要重新投入一上午的辛苦栽禾中了。回到田里时,见隔壁田的堂伯一人还在埋头栽禾,父亲便问他有没有回家吃早饭去?

堂伯一边栽禾,一边回答父亲道:来来回回地吃早饭耽误了太多时间,一会老太婆会送饭过来的,趁着早上凉快,可以多栽点禾。”

堂伯与两个儿子分家后,便各自忙活自家的田去了,虽有一女儿嫁到外村去了,农忙时根本指望不上。望着堂伯一人孤零零的在田里栽着禾,我小小的心里不免泛起了几分同情。

九点多以后,阳光渐渐炙热起来,风也不似早上那般殷勤了,稻田的水也开始有些发烫了,藏在树荫下水壶的水已经凉意全无。偶尔有阵风仁慈的吹拂过来,便觉得是奢侈。

隔壁田的堂伯估计此时又饿又累了,每隔几分钟便喊道:“呀耶,热死人了,这个死老太婆怎么还不送饭过来?”

终于于在堂伯多次的喊叫声中,远远看见堂妈的身影从圩上颤颤巍巍的走来,肩上挑来了给堂伯吃的饭菜。见老太婆终于送来了饭菜,堂伯这才停止了喊叫。

堂妈肩挑着饭菜终于来到跟前了,可眼前一条较宽的水沟她试了几次也无法迈过去,刚好我栽禾时离她最近。堂妈便喊我去帮她将肩上的饭菜接过去,这种乐意助人的事,我是很喜欢去帮的。

就在我接过堂妈肩上的饭菜时,脚下的淤泥突然深陷,扁担一滑失去了重心,在还没有反应过来时,饭菜“咣当”一声瞬间掉入水沟底下去了。堂妈高声喊道:糟糕了,喂吃个鬼,喂吃个鬼。”

父亲闻声而来,见饭菜已掉入水沟底下,被淤泥染脏了吃不得了,不由得埋怨我道: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接个

饭过来也不会?”见父亲责骂我,堂妈怕我会委屈地骂哭了,赶紧解围道:不怪毛毛,是我自己不小心的,幸好后面还有粥没有掉下去。”

堂伯也已从田里走过来了,一边接过堂妈手中的粥,一边也劝父亲不要再责怪我了。饭掉了就掉了,反正还有粥可以填肚子。

堂伯三下五除二便将粥喝完了,他真的是饿极了。干了一上午活,体力消耗过大,饭量也肯定是极大,若不是那饭菜不小心被打掉了,堂伯就可以美美地吃个饱了,真是愧对堂伯了。

快正午时分,阳光愈来愈强烈了,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中刺得难受。大家已没有了先前你追我赶的劲头了,我也不在乎被关在“胡同”里了。一轮不栽完,趁着喝水的功夫坐在树荫下稍作休息,顺手摘下旁边池中荷叶当扇子用。堂兄则下得池中去抽些脆嫩的藕尖摘些莲蓬分与我們吃。

总算捱到中午了,父亲发话了,栽完这一轮就回家吃午饭去,我们便欢呼雀跃,如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般。在中午的午餐有美味的诱惑下,我们栽禾的脚步好似加快了许多。率先栽到顶头的姐姐发出胜利的欢呼,洗干净手得意地望着还在田中埋头栽禾的我们。

因为午后的阳光最强最热,父亲让我们休息到下午五点左右才去稻田栽禾,临出发前,母亲让我们一人喝碗绿豆汤,用以降暑。经过午后强烈阳光的暴晒,稻田的水已是相当高温了,下得田来,如开水一般的烫脚,我们几个不由得发出声声毫不夸张的尖叫。望着栽了一上午的稻田仅完成了四分之一,想着明天还得继续苦干,心里不免羡慕坐在教室里补课的哥哥。

夕阳西下,暮色渐浓,晚风阵阵吹拂,惬意无比。趁着凉爽,我们都加快了栽禾的脚步。夜色终于全面覆盖着田野,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这才陆续收工,踩着月色回家,很多年了,家里搬到县城后,我没有再经历割禾栽禾那些辛苦的事了,堂伯堂妈也已不在人世了。然往事如昨,每当到了双抢的季节时,就会想到曾经在烈日下割禾栽禾之事,会想到那次饭菜掉水沟之事,便会再次想起善良的堂伯堂妈。